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八

宋徵辟尚木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宋存棊端木參校

葛端肅公文集

書

葛守禮

與郭一泉論邊事 宣大邊防

我國家設北邊之防，皆外設巨鎮，內建雄關，重險相顧，京師天府，所謂太山四維之勢也。自大寧內遷，周

防從此隙矣。今受其患則前此失策可爲覆車之戒。自三衛與北虜連和。不復爲我藩籬。虜騎一馳。可至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鄙意欲做張仁愿築二城之計。於黃花鎮以東。境外有故城可因。及今當控扼要區。擬設大城數處。蓄其兵糧。具其舂鍤。一齊舉事。不日而成。卽各移兵守之。又設烽燧於外。以時哨報。聲援相接。爲內邊虎落。斯可以補大寧之缺也。此追既往。爲不得已之圖耳。獨惜宜鎮無上事。舍其鎮城。退守南山。殊不可曉。何謂兵馬旣南。則零賊出沒無

忌。堡人不敢輕出。生理既荒。逃移必至。墩堡既空。鎮城孤懸。黠虜偵虛而入。鎮城不守矣。虜馬牧懷來之間。居庸關敢一日開門乎。此可爲寒心者。而當事者不慮。謂之何哉。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兵在後則虜必不敢越而攻南山。若萬一有之。則宣兵於後夾攻。有何不可。退信地而舍本防。衛空山而弃實寨。恐非高皇帝設鎮之初意也。若謂南山須宣府併守。則潮河川外三衛夷人肯來併守乎。况連年虜

從西入。豈以關門之兵。強宜大之兵。弱耶。

今虜恒

入皆自東方。不務塞東而厚屯於西。何其舛也。此當

亟復舊規。以修守在四夷之義。計之晚。則不可拔也。又春秋戰國各國爲兵而戰。互有勝負。不聞其借兵也。各邊鎮之兵。只可以防本鎮。入衛京師。只可偶一行之。今薊鎮留陝兵數枝。經年坐費。已難爲度支。客兵久苦於外。意外之事。不可無慮。不如練土兵。則有妻子鄉土之安。無逃亡躲避之患。無事則耕。有警則備。萬全之長計也。

與張許東給諫論邊事

官大邊備

用兵惟在禦虜。而北虜窺伺。常在京東。以大寧之虛。

朵顏之貳。故爾數年來。屢進皆在此。可知矣。今當一意講求此方之備。鄙意謂當練土兵。做古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則耕。用時則聚。人各爲其家。用之有法。當亦不怨。就以客兵之需。待其聚。亦或可給。賢於調陝兵久住。公私不便者萬倍。又當蓄積財用。使人密於近邊要地。有古城堡可因。或於時便可創者。做唐築三城之法。出其不意。一時板築。城守皆備。使數城聯絡。則可以爲薊門虎落。少補大寧之闕。此一策也。不能則於內地做古井田之法。定其經界。多爲溝洫。分

河流而通於海。使虜馬不得馳驅。自可絕望。農人旱澇有備。亦不爲勞而無益也。此在東方可講者也。若居庸關外新墻之設。似爲無謂。邊方各有信地。尺寸不可退。宣府之信地有在也。今離信地而捨本防。守空山而棄實寨。沿邊城堡之人。見其棄置於門外。不敢出。則將思內徙。久之。城堡爲空。則宣府孤懸。不能自保矣。無宣府。則虜馬動至於關。而關門不敢一日能非其關入而處吾足以顧其後也若奔宣府京師開也。京師可得安乎。此失大寧之覆轍可鑒也。不知何以爲國昌下所以爲蔽下今之退守者。主何意也。防虜之計。此其大者。不知執

事亦嘗思及否乎。

與楊虞坡太宰論設官

添設行邊屯總大臣

弟憂中竊憶及古今天下事代不相謀而各有踵襲以爲相沿者例也。若我朝之差官勘事其相沿之例乎。然初無是事而有之。原設官不足以辦。特一差官重其事。取其能辦事。完而回。何不可也。至於常事。有專官矣。惡其不辦而又差官。則似贅疣。恐足害治。夫有專官而不辦。則當責專官。何至又差官以滋多事也。且國初止有三司。初無撫按也。是後設巡按矣。地

公所言真萬世

之計也。地方有事動請添設。

卷之一

也。置大臣。以爲異日委卸之地。

方有盜賊。凶荒。乃又差都御史巡撫。循事完卽回也。

真不忠之大者。

又後差者遂留地方。以至於各省沿邊。盡皆有之。既又患其不一也。設總督以要之。則亦無復餘欠矣。今聞沿邊復添行邊侍郎。各省復添屯鹽都御史。夫行邊侍郎與總督何異。兩雄並處。勢何能容。官軍兩望於何取信。如行邊者有所建白。總督奉行。則其屬也。異見相持。豈不敗乃公事哉。况行邊必以師從。見今客兵糧缺。何以堪此繁費也。又屯鹽之不舉。受病有處。不在無重臣。今設重臣。則巡鹽管屯權輕。而重臣

又兼數省遠相稟白動經幾月豈不悞事且此官前屢設不效矣今又再設愚以爲必徒掣肘無益於事未審我兄以爲何如

與龐惺菴中丞論鹽法

革餘鹽

昨在部數月知揚州堆鹽之弊因憶往年旬宣關中鹽引滯積招商不行問之爲派買餘鹽致連原本虧折是以無力赴邊報中切詳餘鹽之起張南川偶因商人夾帶之多乘其不知秤盤割沒得銀如許此只可偶一爲之戴龍岡繼任商人既不敢夾帶矣乃派

令隨帶復求勝於前。自是遂爲定例。商人既苦買餘

教言耳。而沿革率利弊已可得其大畧。

鹽之費。而行鹽地方有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之堆鹽。堆鹽守掣未得。邊上復拘報中。遂賤售於揚州。人名爲坐商。夫國家設鹽法。過於前古者。正謂報中於邊不煩。朝廷輸運。謂之飛輓。此聖謨神鑒。利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若只取價於揚州。是負販者之事爾。朝廷何貴焉。况出此入彼。揚州之餘鹽。發愈多。則邊方之報。中日益少。坐商之利。逸且博。邊商之苦勞而賒。由此不已。鹽止賣於揚州。邊方之報中。

將不復行矣。此餘鹽之害本鹽如是也。然餘鹽之價解京。既有轉輸之費。及其分解各邊。又爲驛遞之苦。銀至於邊。往往不及新熟之時。增價以糶。則所虧折者以半計矣。邊餉何由克乎。故餘鹽不革。則鹽法不行。鹽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而舉也。往聞鹽法盛行時。各邊商人買窩賣窩。糧艸爭運於倉場。謂之搶上。糧艸不足。則自雇人種地。所以邊方無不墾之田。以此也。如此則屯政不亦舉乎。今一餘鹽行。而鹽法屯政無可復望如舊矣。然餘鹽之革。必須太倉有二

百萬之銀。借抵餘鹽之數。始可翻然。專令商人赴邊報中。則又非一二年所能辦也。臺下親總其事。必有高明遠見。可以大禪屯鹽。未知何出。

與姚畫溪方伯論田賦

華一條鞭

聞以敝省賦役集衆屬講求其便。此必見法之有未宜於土俗者。思恤民瘼。甚大惠也。然求便之方。莫如本復舊規。蓋祖宗立法簡當。上易知而下易從。如田賦每畝起科伍升三合三勺。婦人童子知之。其坐派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婦人童子亦知之。

此雖書手欲爲上下人人得而究詰萬世不可易之若非條條則小民完納頭脚

益紛雜費念多

法也。後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法。無復斗升之數。倉口之別。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算。鄉人何從知之。只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鬻賣所餘之瘠薄。非沙卽礫。畝收不過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槩納糧。豈能取給乎。不給則傭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又何堪。逃亡相踵。逋負累積。轉相包賠。牽連俱走。一

里絕煙者無數也。可憐哉。計上戶得減三之一，而下
乃加倍之三。夫立法固欲便窮民也，而適病之。然則
守爲經常豈可乎。如防士夫得輕，亦當別限以法，不
以併累下戶。寬減富民可也。若下戶得派輕糧，更不
加差於中，則省力可辦。至於逃糧得輕，則雖令人包
賠，費亦不多。糧艸易完。人又何故逃乎。古人取譬，謂
大弦急者小弦絕。言小之不能隨大也。故一切之法
非所以施於九等之戶也。或謂周文襄曾以此均蘓
松。然水土異齊，天淵之勢，豈可比而同乎。往聞柴炭

等項俱於均徑內出辦。極貧者免。似爲得之。蓋北方土瘠。正糧外一毫不可加也。見今地日益荒。費無所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農人至此。亦誠可哀而念之也。往在部已嘗具疏得允。未見施行。茲目擊民艱。慘不可忍。因便敢復及。

與沈對陽方岳論賦役

革一條鞭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起科五升三合三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

行之二百年，俗既成人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偶變爲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其中，無復倉口斗升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爲是，且一時兼併，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田日益荒蕪，可爲究竟之慮也。近聞畫溪公集衆屬講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爲東人造福，乃各屬猶踵近習，公亦無可柰何聽之。昨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衆意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爲輕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

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面爾諺云吏弊如鼠穴此塞則彼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爲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况米麥有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差一釐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誤以爲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

徑等則難憑盡，畢竟猶有巴鼻，甚重甚輕，孰敢大顛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徑恐太重，且派於均徑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通加於地，則只勒力本者耳。查得黃蠟等項，該銀柒百餘兩，均徑亦增重不多，如上季均徑，只牌夫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則初不知也。又謂衆議夥收，分解爲便，亦止爲目前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未尹建議，今惟本縣錢糧不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上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破家，亂如絲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

司三二年離任、故圖完糧至八分得免、參究了一身
事耳、朝廷社稷萬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
年。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皇無措、如使五年欠
一年、朝廷尚可以爲國乎。此必不可者也。東省地
瘠民貧、故禹貢列兗州爲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
已自不倫、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
以地坐差之害、先起貴處、予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
不肯遵行、不謂敝省今亦漸漬也、晝溪公謂江南亦
有薄地、特未履海瀕之畝耳、如親見沙礮不毛、恐亦

必慘目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畝畝所見必真。許再請教。公門嚴峻不敢輕瀆。願因執事轉達之。幸相與共議採擇焉。

與姜蒙泉中丞論田賦

革一條鞭

東人土瘠差繁。往時賦以地起。差以丁出。皆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輕糧。尚可輸辦。嘉靖二十年始變爲一條鞭。派糧之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礫則不毛。富人之田膏腴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者何以堪乎。舊制甲總不踰里。

里總不通縣。各里書手自派一里。縣官酌量貧富分

糧。責令坐派。雖有神奸無所用之。一條鞭乃闔縣通

條鞭有利有害而公力爭其不可要法

流漫無界限。其頭緒之多。巧歷不能遽算。而况鄉間

無全利無全害。頗有司奉行何如耳。

之愚氓乎。於是埋沒飛酒之弊。奸民可以全不納。貧

民又受加派之累矣。又黃蠟柴炭顏料之屬。舊規皆

派於均徭。逐末者亦應有分。今入田賦中。則惟農家

獨苦而富商大賈。乃得脫然無與焉。彼何幸也。聞今

布政司分糧量爲上中下。上者每石價九錢。中者八

錢。下者六錢。則既體恤下縣矣。一縣戶亦有上中下。

可以例推也。且雖上縣未免有下戶。一條鞭論上縣之下戶。亦六錢。何以堪也。下縣未必無上戶。一條鞭論下縣之上戶。亦六錢。何其幸也。見今地方災傷議賑濟。則倉庫無蓄。議停徵。則戶部不允。不如令各州縣踏勘被災處所。量派輕糧。無災坐以其重。則所謂催科中撫字。惠而不費之美也。貧民受惠。當加於賑濟數等。卽雖當年貧者納輕糧。則逃亡可免。逃糧坐輕倉則包賠亦易。不惟貧難之福。是亦官府之便也。家居日擊民艱。惟一條鞭派糧爲甚。敢因便一奉聞。

焉。倘賜照諒，查復舊規，數十年民困，一旦甦矣。不勝
顙望。

與楊夢山司馬論兵事

練土兵

今時政禦虜爲急，勝敵之方，練兵爲要。其尤要者，則
練土兵是也。古稱幽燕爲天下精兵處。李牧樂毅用
之，滅狄降齊，皆此類也。豈今遽不可用哉。庚戌之役，
倉卒調遣，遠至陝西，此可偶一爲之爾。乃至今歲以
爲常，夫征夫行數千里，可謂勞矣。勞則怨，守戍至歷
歲時，可謂久矣。久則惰，以怨惰之人，當不時竊發，鷲

黠之虜其不能守固戰勝豈待臨時而知哉而況其
行住之侵犯供億之浩繁意外之虞亦不可測是豈
可常可繼也或謂客兵却則後責可憂而不知此輩
留則後功亦難保也故不如做唐府兵之制沿邊壯
丁皆籍爲兵無事則安家務農有警則召集防守卽
以客兵之費給之則彼旣爲法驅兼爲家計其實心
防守勇於赴敵可知矣不給則於天津霸州河間永
平各以鄉民散練於州縣聽調於兵備而以河南山
東義勇工食給之一如上法併力禦虜庶可爲永久

之圖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虜。一來卽至關下，不一大處爨未已也。故有力當如張仁愿築三城於境外，不則做井田之制，穿溝渠於河東斯可以却虜騎絕虜望矣。其器械則飛砲先之，神鎗銳次之，勁弩又次之，長箭又次之。最近則所謂連珠棍皆制胡之利器也。各練數千人，則可以橫行匈奴中矣。

與楊夢山司馬論招軍

招逮丁

近聞部中招軍，京中軍甚易招，而甚難練，用之於邊，恐難得力。不如籍沿邊丁壯，勿以軍名，設法鼓舞，則

有力藝者必樂爲用此不甚費而穩得寔效者也宋將种世衡嘗以行於延綏夏人戒以不犯可知矣

與高中玄閣老論召募客兵

募兵之害

憶往年客長安歷一旅費者其人老病不適用不

近見邸報兵部題曹濮添設叅將一員募兵三千名

數日辭去論其所之則應中州某總戎募文往討不審所謂竊議此兵不可輕設也夫旣謂地方多故

賊矣募兵不足倚仗若此

則添設此兵是更多其故者也曹濮地方四省接界盜賊容易出沒責成四處兵備各操練民兵無事各自防守有警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賊得以出沒則地方自可安如召募客兵忠義者不可必得多

無賴人應募。平日不敢嘯聚者。今召集使之聚矣。平日不敢顯持兵者。今公然許之持矣。以官兵而行其欲逞之志。更何如處之乎。且募兵三千。歲費十萬。又何從出也。古人謂藉寇兵而齎盜糧。此之謂矣。詩稱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民之思亂。無自階亂可也。前年青州鑛徒。有陳良謨者。願以其徒三十。自備兵糧。赴邈報効。某公深許之。加以名號。許其召集。一時但有知者。無不危懼。幸賴撫按察其隱慝。亟爲罷散。不然山東亂久矣。今爲首者雖斃。其衆固在也。若一

召募。則此輩忻然而往。可慮之甚也。且南京之變。以召募也。山西之變。以召募也。覆轍未遠。如何又蹈之乎。嘗謂召募之舉。永當痛絕。不意又有此舉也。聞之驚駭。敢爲申一言。是不惟爲國遠慮。亦鄉土之切念也。我公秉政。尤當與諸公熟計。期得萬全。乘便附聞。幸留意焉。

與梁鳴泉中丞論民兵

州縣民壯

再承賦役之教。仰見我公洞悉政本。體察民情。久久行之。管田有效。逃亡可復。東土人得更生矣。阻撓者

各西東則惟公所行又何患焉此外有民壯快手二
役往時皆備州縣用所以盜賊方行劫有司應捕人
已至其所盜無逸去而民有保賴近以團操轉班各
司供役遂與有司若不相干涉然一有盜發有司徒
坐視無柰何此亦所養非所用也往在河南見崔文
敏公論古今捕盜之政謂古刺史兵馬皆在其手欲
用卽用應機不失故弭盜爲易今之民兵所司皆不
得用總操者限於後時急湏者苦於無人此盜賊所
以充斥也老成之見令人可長思所願我公俯察此

情上作安之樂用字以出也使民兵州縣得用然後可責以弭盜不然百姓徒
供流贅之兵官府全無爪牙之衛恐非所以綏靖地
方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九

徐孚遠闡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張王治無近叅閱

嚴文靖公文集

記

嚴訥

白茅港新建石閘記

白茅港閘

吳之水莫大於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於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二而太倉之有七浦

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於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大。嘉靖初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多而港日以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聞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之境内坐是數十年中災被。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於邑令張侯。張侯數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也。在權宜小濬之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由湮。徒以海潮滙進。而沙

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闢於海壩。時其啓閉，以節制之便。而欲其闢之固，免於水之衝啣，而未易崩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於是張侯以請於巡撫林公。巡按董公、溫公、巡鹽麻公、兵憲湯公、郡守蔡公、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是並港居民有牟墾於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爲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帑之羨金，而撫院而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公、金公、張公、吳公、王公迭臨，以董、蔡公每於勤勞有旌，羣心益奮。

邑新令許侯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經始於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一千三十有奇，迄己巳年之五月而開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強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於田，田資於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裁督賦之官，而專設官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往港既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爲有衣袂之思，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存

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涸也難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於是。

濬白茆塘記

濬白茆塘

江南之水雜滙具區其入於海也。由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閘於海壩中丞海公撫吳。忽操艇臨視。銳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遷其志未畢。今天子踐祚方與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凌公疏請興江南水利。

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顯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闕省雲源林公時在南臺，敏練毅直，輿望咸屬，遂簡在。帝心爰有特命，公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縉紳父老，講水源委，一一中窾，則念以爲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况民瘵已極，卽索之必無有，則與撫院胡公按院胡公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爲常，緊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車

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徐公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携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庀，公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饘者，卽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畚甫雲舉，公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卽胼胝不辭，卽奸黠不憚，有舟車橈楫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爲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

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嚴子
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爲之貴力。守之貴恒。全此
三者。則事蔑不濟。夫江南厥田惟下下。而厥賦則上
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惟是爲務可矣。而司牧
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蹤且絕焉。而遑理溝洫乎。
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卽陂澤
細流。且莫知股引。醴灌。而况其鉅者乎。間有奮而任
者。時迫於官守之數。易而念墮於怨謗之叢。興僅粉
飾。而可觀。多些窳而不確。亦其勢然也。異時役旣就

緒猶謂河海之交。水什泥伍。易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迂之。而夫也。艘也。誰何之者鮮矣。今欲圖於豫。力於爲。恒於守。自非設顯使也得乎。塘之方濬也。會連歲連雨。亘數百里。水很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垆野田廬。汨漂無論。卽闌闌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濫。其泄滋易。歲卽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桔槔挹也。烏鹵之原。獲概以腴。沮洳之隰。免於墊溺。將歲之所收。畝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尙餘。公私藉之。水誠

利哉。夫觀於一塘而他川可知，觀於吾一邑而他州郡可知。公又議復異時導河之制，檄有司每歲於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勤，毋得苟應。故事，卽泥水相溷，衝激不填，而塘得永通。公之功何其久也。

序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修築圩岸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爲最。蘇域介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田，卽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其下隄，岸則陡立如城。

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芄芄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爲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爲旱澇備也。而所爲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析。田不乏溉。歲苦澇。則戽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溼。疏醜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汨爲。

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書之重。躬橈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積。絲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爲宣節之大計者。旣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爲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旣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滂也。故老相傳說。以爲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

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澇，纔匝昏旦，而漂沒無算，今雨
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
而成勞之陰賜也。公嗣厥胙，聿觀厥成，蓋至茲謀
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凡圩岸之有無，
其利害彰彰也。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
百計，百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
益也。農雖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
宜未暇爲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
不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不



協遠近風行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爲之任之也

袁文榮公集

頌

袁煒

瑞穀頌

文榮公在黃扉密勿之餘惟有頌贊敷揚聖德今嘉靖三十有五年歲在丙辰秋七月之望維時萬寶

采其一一篇

際登聖誕伊邇帝苑籍田產瑞穀一莖雙穗者九十五本臣竊觀古圖緯傳紀中所載天地符瑞累數千百種若卿雲甘露醴泉紫芝白兔朱鴈之屬雖皆合

宇宙之精，彰太平之慶。昭帝王永命之符。然而上祥
元瑞，富國養民，有禪於聖人，仁壽之化。則惟瑞穀爲
稱首焉。臣常攷諸瑞應圖云：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
茂則生。神農時雀銜九穗，朱禾墜地。堯時嘉禾孳於
畝，而異本同穎，同本異秀。三穎同秀，則生於三代盛
時，乃知神禾元稷，萬瑞之宗。是必待至神上聖，配天
事帝之君，然後產於天田，以顯示靈祕，茂著化功。仰
惟 皇上德叅混元，含真邃古，超三軌五，俯視百王。
聖化神功，光境宇宙，天符地禎，有司奏獻，無虛歲而

惟茲瑞穀，則生於帝畝，協於聖誕，且一莖雙穗，體備三木而九十五本，則皇上九五當陽，植本基壽，愈久而不盈之兆也。所謂太平有道之符，四海豐登之象。皇上萬年仁壽之庥，不於此可徵。睹耶謹撰瑞穀頌一篇，以續古人華黍之嘒云。頌曰：天啓明祚，篤生聖人。應圖御曆，志氣如神。精凝淵穆，道契玄真。昭事上帝，敬恭明禋。體乾立極，三十五春。化隆軒昊，治俯虞殷。睿齡五秩，歲惟丙辰。七月既望，聖誕將臻。俚彼帝籍，原隰昫昫。靈雨灌溉，膏露漸淪。神峻培擁，厚

粹含醇。挺生瑞穀。顯奇効珍。龍枝屈曲。瓊粒維馨。一
莖雙穗。出類超倫。九十五本。穎粟具陳。帝握其數。端
倪孰甄。靜思厥緒。瑞應紫宸。三才備象。九五無垠。聖
壽永永。五嶽嶙峋。紫芝三秀。曄然以新。昌若茲穀。享
帝享親。豈無續連。達於戶闈。曷若茲穀。福君祚民。亦
有華平。靈枝蓁蓁。曷若茲穀。壽國壽身。穆穆聖皇。手
握化鈞。闔闔二炁。運幹儀璘。祈晴日暄。禱雨澤均。調
和六合。庶彙勺勺。獨茲瑞穀。允徵德純。協于慶且。允
證壽因。覩此奇瑞。祈祝懽忻。載拜稽首。殫瀝忱恂。



玉芝頌

臣聞天心物理。妙合無間。帝德休徵。其應如荅。幾兆
着明。靡德而誣。已然諸物。皆能薦祥。而神草之生。獨
異殊方。世宗時。字山。其瑞芝。悉來獻瑞。而帝居之瑞尤奇。恭惟 皇上。仁

孝格天。悠久成物。是故靈貺輻輳。卉木効禎。茲惟首
秋。聖誕伊邇。而宸居之東西位。有芝生焉。其生皜潔。
如切玉。如截肪。輪囷擘敷。鮮潤瑩美。舒張若華蓋。挺
立若仙掌。臣按神農氏之論有曰。山川雲雨。五行四
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庥祥。然

攷記傳中所載類產於明山靈岫人不常觀取而獻之皆得稱瑞至于殿庭門廡之間其爲瑞應滋異乃今產於 皇上宮居崇峻密遠之地則天和獨厚地寶露形枝幹莖葩盡在目中誠千載之希覩萬壽之禎符也夫甘泉九莖漢宮作嘒玉殿三秀唐臣賦詩矧此玉朶之應休徵顯赫震耀無前豈彼漢唐可彷彿其萬一哉雖鋪張竒瑞有慚鴻筆而忤蹈忻躍之私自不能已敢忘蕪陋恭撰玉芝頌一篇以獻用附於古詞臣之末云頌曰皇明八葉挺生聖人中興赫

奕。化理咸新。百靈効順。庶彙呈珍。惟茲芝瑞。蕃毓輪
囷。臣工樂輸。攸同萬國。露浥九莖。霞凝五色。赤象龍
麟。青輝文德。玄渥滋培。無遠弗格。乃茲秋孟。天開壽
圖。物寶薦嘉。瑞應畢書。煌煌芝朶。妙現尤殊。無根無
種。條產帝居。如璧之潤。如蓋之舒。福田爲基。景雲爲
覆。是名玉芝。卓冠三秀。天地不愛。特畀我后。粵稽在
昔。孰出其右。蒼山之北。海穴之東。似龍似馬。成闕成
宮。芳流往牒。曷訪其蹤。豈若此芝。擘敷禁中。漢嘏甘
泉。唐賦玉殿。金匱昭榮。丹圖示炫。斯今之產。振古罕

見伊誰貽之。淵哉昊眷。於惟茲眷。允懌皇情。古籍有云。服之長生。不煩採掇。不假繪形。孰擁其本。孰相其成。分種自天。託根自地。玄德所感。不求而至。擢穎彤闈。揚芬螭陛。莖引岳珍。朶來霄見。迥邁前聞。信爲上瑞。微臣忻躍。獻此頌章。何以頌之。萬壽無疆。家邦洽慶。宗社延康。德涵草木。仁洽飛翔。道超堯舜。億萬垂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嚴素二公集

卷之一

王芝頌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貞

李 雯舒章叅閱

馮養虛集

疏

馮 璋

選將練兵足財疏 訓練

近者伏覩逆虜猖狂、傷殘內地、廟堂軍國要謨、惟在
選將練兵足財三事而已、然臣以爲三事之中、選將

最重足財最難然皆未有如練兵之尤重尤難者何者將之當重天下人皆知之財之難理中外羣臣皆得而言之可謂能憂其所見憂矣而不知兵之不練則憂存于不見之中弊藏于至隱之內雖使盡天下之人皆爲將才而終于無兵之可用盡天下之財皆

善行打羅市人而然也

則又曰

爲軍需而終于無兵之可養所以釀成賊孽墮壞邊機歷數十年于茲而未有改正之漸也國家養兵百八十年京邊應用官軍數盈百二十萬曾未有奮一矢一鎗與賊抗鬪者韃賊到邊止是極遠哨聽韃賊

入邊止是避遠屯住。韃賊出邊止是望遠跟送。未見
韃賊之面而先已聞風。思遁計矣。況能出效力。與賊
戰乎。臣嘗熟觀虜勢。志在乘風搶擄。全無行伍次第。
有五七人而劫一村坊。有十數人而攻一鎮堡。驅率
牛馬搬運貨財。伴駝之中。互相爭殺。攙前脫後。畧類
蜂屯。此其兵甚鹵莽而易得剪除。彰彰明也。今日所
以不能勝賊者。其病不在賊兵之強。而在我兵之不
練。我兵之不練者。非兵之罪也。各處統領將官。平居
不能愛養。而專一以刻剝軍糧。減削艸料。勤苦役使。

爲分之當然。于是軍將離心。法紀消蕩。而積有歲年。操練之事。全不一舉。操練之事不舉。則武藝生疎。勇氣蕭索。日常原無敵愾之心。臨難安有輕生之志。聞之大同鎮兵廢操者四十年矣。周尚文以機狡引誘。纔得一操。而不久放廢。在遠如甘肅遼東延綏固原。在近如宣府雁門三屯燕河保定薊州諸軍。有因時得操者乎。有操而角藝著實行法者乎。京軍雖稱上。揜不過啞喊放砲。狀同兒戲。班軍多是買閑。甚者收錢顧送。全無到京。又如四方遊手之人。頂名支糧。未

知劔革爲何物，豈有臨難而不逃，舊營老弱之輩，大半疲癯，雖使行走而未便，豈可臨陣以衝敵，軍士之受刻剝受苦役者，飢寒已甚，摧楚未休，至於賤賣糧粟，饑啗馬食，甚至鬻典妻女而不顧，中有桀驁狡狠之徒，毒恨在心，無處發洩，至于危言惑衆，弃伍潛逃，甚者讐殺主將而巳，往事昭然，遠近共見，推原其由，皆緣統領等將官，不務撫恤，專事貪求，壞亂法紀，其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然此亦領兵將官之罪也，軍中統轄重臣，如提督總制巡撫總兵副總兵，次重如

叅將遊擊分守等官。其職掌本以節制軍機。今皆不能奉公行法。而反相勅尤。弱者溺於因循。狡者惑于牽制。親見統領之官。務于刻剝。習于廢弛。略無究正之心。今欲變其積久之弱。以成國初之盛強。其一曰。修養軍之舊令。而又厚之以今日之新恩。其二曰。修操軍之舊令。而又約之以今日之新規則。奸弊不除。而自去。衰弱不振。而自強。臣請乞查軍營舊制。責令提督大臣。嚴選統領將官。如某官堪五百人。卽委以五百人之糧餉。五百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五百人。

而責之以操演之事。法在其中焉。如其官堪一千人。卽委以一千人之糧餉。一千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千人。而責之以操演之事。在其中焉。定其人而勿移。久其任。責其成。而勿爲微過羣譏之所惑。要使上下之間。恩義相維。終始相固。悉如邊官畜養家丁故事。蓋家丁所以死護其主者。以其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賴。故肯出其死力。而不他顧也。邊官所以親愛其家丁者。以其身之死生存亡。更相倚靠。故寧費其私資。而不少吝。而又焉肯有剝削役苦之事。今誠推廣。

此意使各營統領皆如家主之有深恩滿營士卒皆如家丁之出死力。有一隊長統五十人則五十人者卽與隊長爲一心。有一將領統五百人者卽與將領爲一心。推而滿千。推而十萬。以至百萬之師。無不若此。隊伍雖衆而法度均一。何則。上之所以釐之者有常分。下之所以承之者有常規。而中間所以聽受之者無不各有一定之節。恩愛素孚而號令素習。休戚利害素無不同。雖欲離之而不可也。臣請因言操練之法。乞查營房舊制。於教場四近處所。苦盡營房。使

兵可訓軍不可訓遊營房以訓軍難故

圍營諸軍盡挈家業。附營住居。操演之期。隨呼而集。又使父母妻子同住一所。穿造井灶。以便火食。于月支正糧之外。量加銀錢。以遂其飽暖生育之樂。一月一時。量加犒宴。以伸歡洽。而作其勇猛之氣。又使其父子兄弟。比隣戚屬之間。自相約會。結成隊伍。如五十人爲一隊。隊長揔之。又五百人爲十隊。一將領之。任其意欲。不必官爲更張。以便其聯絡親顧之情。蓋平居相爲親顧。臨難則相救援。彼五十人者。可以一進退而同生死。每見軍中勇士。致以獨出敗事。平人

見之而坐潰，一夫獨出則賁育不能奮勇，百夫致死，則千人不能當鋒，何則？其衆寡之勢然也。又一隊之中，互相係結，其有偷惰躲閒，逃竄不法之輩，一以法繩之，而無所容。又在其爲將爲領者，身先士卒，常川在營，乘時以鼓舞之，以感動而倡率之，所以結其心而無二者也。又今遠近召募新軍，數多散雜，一百而聚之，支糧百萬易也。日久而能不散難矣。又日久而能操練又日久而能成軍，可以赴鬪尤難矣。臣請乞照此法，創造營房于京城四箱，以便居處，因其親戚

之人，結成隊伍，以便聯絡，一應撫操等事，悉如京軍之例，以便羈束，則事爲有緒，而法令可行，庶無日後潰散之虞。今之議者，必曰：畜兵數多，贍兵數厚，則財料無從出辦。臣請于萬人之中，選約千人以爲上軍，以上等之食食之，約三千人以爲中軍，中等之食食之，餘六千人以爲下軍，下等之食食之。其法如生員廩增之數，核其功能，上下其食，則上軍益有感奮，而不及者有所慕勸。且于加贍之數有限，不以多軍而冒用也。臣又備查古制，騎兵一人可當步兵七人之

食見今邊兵之良將不能以之馳驟北虜而必須下馬步戰而况馬不慣于金鼓之聲人不習于上下之能若揀省騎兵以專步戰可以省食而益軍事之兩便者也且夫撫養之術漸以周至然後立爲科條以法令而肄習之乞于京邊將官選其才堪統領者如給以千人之隊伍卽給以千人之糧餉千人之器械又責之以撫養訓練千人之事宜如前所陳每日下操統領自出一隊別領更出一隊互相比鬪以試其強悍整肅便斂之狀又使官各爲操標各爲處而提

督大將間出其處而比驗之。一則以見各隊之強弱。一則以辨各領之賢否。則一日而可以盡十萬之操。一人而可以觀十萬之技。此李靖積分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下操之辰。迨酉而罷。祁寒盛暑。暫輟一月。應操之人。十分其班。間放其一。常使十日之操。而寬一日之假。則無日而無不操之兵。無人而無不得之假。此煩簡適宜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又如使鎗使棍。不待多習而可能。步射馬射。尤須久肄而後熟。如射中銀錢。即以銀錢給賞。射穿一札。即以全札投資。

此皆古法之良。而今可効用也。其他下軍無能。則使之薪水屯作。以供上軍之用。中軍稍力。則使之投師習技。以爲上軍之漸。此吳起以一教十之法。而又國初所舊用也。然此特其練藝之末技。未盡制兵之要法。古人所謂制兵者。視專將旗。雖敵人在前而不視。聽專將鼓。雖敵人在後而不聞。進退開闔。夙有定規。臨敵決戰。一維將令是從。而不知歿生爲何事。古人何以得此哉。其養軍有深澁之恩。而其臨事用之也。有一定不可亂之法。其所謂一定不可亂之法。非謂

行法於臨敵決戰之時，而正以行法于下操演令之日。離隊亂伍者，行法無赦。占顧不寧，舉止無定踪者，行法無赦。懼怯而氣不揚者，行法無赦。孫武之斬嬉笑之人，穰苴之誅後至之士，皆在下操時也。其時常操演下營，習見其主將之號令法度，果斷如此，明肅如此，况對敵營，况臨敵陣，呼吸之間，萬衆生歿，則制將之下無潰卒。其號令法度之必于果斷，必以明肅者，又當何如哉。夫平居習之已定，而其心已安之有素，臨事之時，能輕歿生而齊進退，以成必勝之功。若

待其臨敵決戰而後刑之。則既晚矣。而悞事不已大乎。臣以爲今日操兵之事。宜倣古法。查復國初舊規。重加賞罰。下操之所決杖。卽臨陣之所處斬。下操之所穿箭。遊營卽臨陣之所梟首。而示衆者也。下操之所簪花。披紅。卽臨陣之所鼓舞。而先登以受上賞者也。又其罰之甚者。則綁縛軍門。馳奏請決。天子馳恩而姑貸之。而其爲之主將者。必於行法。而寬假于天子之詔。賞之甚者。則統領可陞。其給俸。軍伍可進以稍食。此皆行之下操之時。以爲素定之矩。則軍政

可慮而臨事可以得用。臣又近見多官建白邊謨。如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備言車戰之法。又言京城肆箱建肆大堡以安頓占募之兵。都給事中俞鸞言車戰火器鉄蒺藜布地之法。都督陸炳詳言備守攘夷之法。又都督孫堪蓋言弩法。他官建言尤多。如可采錄卽令建言本官給領工匠親監制造盡其巧法。未必于事無補。臣又近見賊至之初附京居民橫遭殺戮束手相觀莫能抗鬪。迨至賊退事定方知賊衆之爲鹵莽而易與也。皆悔前者之不抗而計已晚矣。推所

自然皆由卒然遇虜意緒倉皇無暇措手非其力之真不能抗也。今宜乘此機候早有隄防。乞于所在地方隨量地形。建立堡子。將零星肆散單薄居民盡數併入一堡之中。推立一人爲堡長。二人爲副長。統領其事。大約如前練兵之法。仍將職方司郎中尹耕所定鄉約事宜。通行頒布。牌門押戶。各出壯丁。各具棍棒火器。各習弧矢。無事則先訓習。而彼此致其聯絡之情。有事則相警守。而人各堅其備禦之志。仍令撫按官員督責州縣守令。時常稽查。量有犒賞。以責成。

功不許因而容奸擾民分外生事則隨處有備而賦
可易制也。然使撫養已至操練已成而無有重賞之
令以作其勇氣。無有重罰之令以束其畏心。則積衰
之餘尤難振舉。臣請乞明三令五申之法。將永樂年
間用軍大略事宜開諭京邊各營。並召募新軍。凡遇
賊臨境上。諸隊之軍。有能當先抵對。勇氣出衆者。即
爲上功。有能身先衆卒。衝陷賊鋒。卽爲奇功。有能先
衆殺賊。鏖戰不還者。卽爲首功。此皆全隊受賞。不論
首級多寡。有無拜將封官。富貴立致。忠勇奮于一時。

光榮及于萬代。不幸而歿于兵革。則其兄弟子孫亦受延世之賞。與國同休。山河永固。萬一畏縮軍士中。有逗遛退縮。不肯向前。按法處斬。有先衆逃去者。全伍處斬。有放誕不用命。致誤大事者。全隊處斬。千隊之長。歿而不救。罪在百長。百隊之長。歿而不救。罪在隊長。隊長戰歿。責在同隊之不救者。大勝大捷。大潰大夷。有並立所不加者。事出異常。奏行議處。大槩要○其○如○令○輕○何○也○使一應官兵。知朝廷賞功之典。如此之厚。何故不肯向前。以求重賞。又知朝廷治罪之法。如此之嚴。

何故而甘心退避。以至僇歿死一耳。死于戰鬪。則忠勇出眾。而妻子俱爲光榮。歿于退避。身首異處。而妻子同爲孥囚。事理昭然。天下豈有不用命之士哉。大槩前後練兵事宜。不越數者。先之撫養。以堅其心。而不離。然後法令可行。而肄習可專。法令以一其守。而不亂。肄習以精其技。而不困。然後制兵可成。而臨事可用。迨其制兵可用之時。則軍國之大體定矣。然又必有重賞嚴罰之法。以維繫其先後之間。略無有毫忽變亂之私。則衆志整一。而將威尊嚴。如手使指。無

不如意。如此而征誅萬方，無敵天下。帝王全勝之
兵也。區區竄竊之虜，何足以煩驅逐，何足以厯我
皇上宵旰之思哉。

實邊儲疏

實邊儲

先該戶部具題奉 聖旨，近年各邊奏討帑銀數多，
以致庫藏空乏，你每會官詳議經久節省之計來，臣
等仰惟 皇上明見萬里，加意邊防，求所以釐革弊
端，處分事宜，爲經久可行之計，大小與議之臣，孰不
罄竭愚衷，圖惟報稱，而該部專司國計，尤當奉宣德

意廣集衆思，務求所以至當歸一，經久可行之計，有裨于國，違恤其他，斯臣子之分也。近該戶部條具揭帖一十七款，公同臣等會議，臣等看據揭帖所載，一應沿邊錢糧，止是查理節年數目，而所以處分之法欠詳。一應邊官奏討，止是借名阻執，而所以足其糶糧，使其必不奏討之計，猶有未定。其他冒破侵欺事件尤多，而所以糾察弊源杜絕流患者，猶未之及。雖有節省經久之意，恐其戾于時宜，偏于已見，終未可以經久而必行也。臣等查據揭帖，要將國初原額屯

糧。盡作軍糧實數支放。竊以屯田之廢久矣。而邊屯曠廢尤爲極甚。自北虜猖獗。住牧近邊。屯軍與虜止隔一牆。則畏怯而不敢于耕。防守之處。日接烽火。加以擺邊之役。晝夜無休。則警急而不暇于畊。田久荒蕪。牛具犁種。盡無從出。則罄竭而不能于畊。他如腹裏官屯。多被豪強侵據。冊籍無稽。疆界迷失。今雖報有子粒在倉。尚多有名無實。况欲以其經年久無之數。而一旦作爲實徵。以克軍伍之食。田且未有何從而得其子粒以養。歿命之士哉。又據揭帖。要將國初

牧地原額秋青備冬草束。盡作馬艸實數支放。臣等竊以秋青艸備冬草之名雖存。而牧地之荒迷已久。其所以荒迷之原。大略與屯田相等。往歲止于防秋。而今者自冬徂夏。無時不防。邊兵止于燒荒。而今者城墻塚口。隨處擺列。則軍馬之在戎行者。已自無有一息之暇。而又安能從容放散。以恣其蕃息之性。以盡其樵採之力哉。大槩邊場馬艸。多是虛存名色。即其已徵在官之數。尚爲空虛。無可取用。而况原未徵官。歷年虛欠之數。動輒四五百萬。餘束欲盡抵實。而

扣作養馬之用哉。又據揭帖要將別省額運錢糧逋欠作爲實用。臣等竊以逋欠官糧法當嚴追。侵欺奸民法當深治。然錢入人手。隨卽浪費。一時追併不前者。將何以應軍門懸口之急。歲有凶荒。民多流殍。一時辦納不上者。將何以濟軍人宿飽之期。人情奸狡。官法玩弛。已非一日之積。非可以虛文催促。而遽求責成也。且夫沿邊官軍藉月糧以資口給。騎操戰馬賴糧艸以爲生命。一日缺乏。死亡立至。以見聚之芻糧。供見屯之人馬。應時給散。尚憂其有不敷。而况催

徵于久逋之人。計筭于虛負之數。事理乖違。昭然可見。大槩屯田牧馬艸場。必須風力重臣。經理數年而後定。各省逋欠糧銀。必須責成撫按。盡心職業。嚴督有司。將住俸降級事例。着實舉行。經理日久。而後弊政可弭。敝俗可回。候待前項事宜。措置有方。儲蓄有素。然後以屯田之糧爲月糧。以秋冬二草爲馬艸。以逋欠民租爲軍備之實數。叩留支銷。咸有定額。則邊官之奏討者。不求其止而自止。邊事之處分者。不求其明而自明。今不能預先經理。以罄其一日之勞。而

欲求未然之利於數年之前。指未來之食以供待哺之口。画餅充飢。曾何異此。即使部議通行。邊官遵守。惟嚴。不敢更行奏討。萬一軍儲欠缺。人情動搖。外有强悍不測之虜。內無克實可恃之兵。干係軍機利害不淺。待其欠缺已多。困迫已甚。邊官不得已而為奏討之計。該部不得已而為給發之旨。則是法令之自行。自我犯之。本旨節省。而未免於多需。本旨經久而不能自守于旬月之間也。臣等再照各邊弊端無窮。一時遽難指數。如歲報官軍馬匹。則有虛名冒支之弊。

臨時按伏人馬，則有欺瞞浪費之弊；邊倉募糴糧艸，則有虛出虛入、改換通關之弊。商人投種搯引，則有賣窩買窩坐受分銀之弊。其他那移牽補、參錯影射、冒昧侵匿之狀，難可究詰，俱足以剝民脂而傷國計。該部雖經別有查覆，未曾通融究竟。及查臣等原議在京在外衙門，凡係錢糧所係，出納所司，俱要遵照明旨，通行查議。蓋以中外俱爲一體，財用互爲盈縮，必須通融計算，摠其所出所入之大數，然後劑量事宜，定其可增可損之常規，該括綱領，分別條件，或原

數所少。而時制當以加增。或舊規已詳。而新例難于
頓改。以一年爲准。則百年之事可推。以一事爲常。則
萬事之費可理。如唐人之元和會計。宋人之景德會
計等錄。彙集成書上呈。一、今の徒言の理の財の而不の米の心の計の之の臣の是の前の職の而の。 睿覽裁定。可否分行內外。此、其の職の也。

衙門着爲定式。令天下臣民曉然。知我 皇上節費
裕民之意。庶幾可稱。明旨於萬一也。今觀該部所
奏查數雖詳。處分未協。所議九邊錢糧。徒有扣留虛
名。全無升斗實用。至如在京在省。錢糧別項弊端尤
多。一槩未曾查究。得其下落。方今財用空竭。中外殫

虛歲入不勾歲出。每年約有百萬餘兩。那債經營百方無計。再經數年之後。又不知其何如。那借何如。經營。臣等憂其坐守而無策也。乞將該部嚴詔切責。遵奉。臣等前後所奏本詞。覆加議處。內外通融。務求至當。歸經久可行。以裨國計。以惠邊方。天下幸甚。

通番船議

通番船

全開之人無不欲過市船者。稍充其稅而嚴確費之禁亦深。國者所不勝也。
嘉靖三十年五月初六日。該都察院勘合二千六百八十五號。巡按福建字樣。勘議通海船以資物貨一

件。給事中題要將廣東福建浙江三省盡許開通番

船照常抽稅以資國用中間如果有益無害亦要詳議酌處事體停妥使無後虞等會議到道但查福建地方東濱大海外控諸番國初於腹裏軍衛之外增置鎮永平東邊海四衛玄鍾銅山陸鰲莆禧等邊海一十三所增築邊海城垣大小五十餘處統兵十萬費糧百萬于外又增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寨玄鍾一澳洪淡等四十四巡司沿海設官制度森密無非所以重邊計而防後患也又查大明律內一款凡緣邊開塞及腹裏地面但有奸細走透消息探聽

事情者、盤獲到官、須要鞫問、接引起謀之人、得實皆斬、經過去處守把之人、故縱隱匿者、與犯人同罪、又一欵、凡將牛馬軍需、鉄貨銅錢、段疋、紬絹絲絲、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並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漏事情者、斬、又問刑條例內一欵、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夷人圖利者、比依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斬爲首者、仍梟首示衆、又一欵、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買賣、潛

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遠充軍、其明刑勅法、禁諭森嚴、亦無非所以慮後患防未然也、今若貪顧目前、一旦開稅、華夷無限、山海路通、此往彼來、畧無禁阻、番人狡獪、兇悍難測、萬一乘機生事、擾亂地方、與祖宗建置軍衛、頒示律條、杜患防微之意、甚不相同、職等叨居地方、利害所關、不敢輕議、又况本省四府沿海地方、二千餘里、汪洋無際、四散島嶼、盡可泊船、與荊州蕪湖江上關鎖去處不同、旣稱通番之人、必是積年在海、強

徒惡少、舍命輕生、眇視官法、貨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灣泊、躲名匿稅、官府不免拘拏、因而拒捕傷人、又須調兵征勦、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又如商販所來、不過胡椒、蘇木等件、民間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販來既盛、價值必輕、二三年後、商人無利、勢將自息、徒有開稅之名、而未見開稅之利、所可預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將帶中土、絲綿段布、磁鉄貴貨、到彼番國、其出海即可稅不必待其歸也不換貨物、止賣金銀、回還之時、將船燒燬、潛地逃歸、徒有開稅之名、而終無可稅之實、勢所難禁者也、其

此則不詳

火藥

初番中本無鹽硝火藥亦無銃炮器具後因中國之人接濟往來私相教習違犯嚴禁將帶出境以濟番人之用如佛郎機大銃鳥銃手銃爲害最大然猶懼有法網交換未多番人以爲難得若今明開通稅之門略同互市之法火銃火藥公然交易得番人無用之物濟番人有用之器是持其柄而授之兵也又見漳泉惡俗童男幼女抵當番貨或受其直而徑與其人而賺得其貨或委身而甘爲贅壻或連姻而藉以富家番華交通一至此甚今若大開納稅之門直啓

交通之路，生人混淆，夷夏無別，其害將不可收也。又况泉滌風俗，嗜利通番，今雖重以充軍處死之條，尚猶結黨成風，造舡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設使寬立科條，明許通稅，頑民藉口，勢宗擅權，出海者愈多，而私貿私易者，不過治以笞杖之罪而已，自此益無禁忌，恐其法壞于上，利定于下，無補國計之分毫也。又查前朝舊規，如南宋末年，開稅交廣之間，然所獲止于牙料品香無用之物，無資中國之用，元人嗜利而終啓日本之禍，末年乃有張士誠方國珍海上之

變我國家方輿萬里，太平二百有年，聖明在上，廟堂謀猷，當爲聖子神孫，萬世宏遠不易之定計，不當爲一時之權宜，以貪小利。且夫洪武開基之初，首重海防，遷海島之居民，以絕其招引之爨，絕番夷之貢獻，以塞其往來之途。永樂以後，罷海運而開會通之河，宣德年間，亦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如高麗通貢，不許泛海于登萊，琉球來王，示必嚴兵于福海，此皆我聖祖列聖用意之深，而于今可以三思者也。又今防海人員，咸苦哨捕之役，百計謀脫，常思逃去，今

見交通之法既立。疎怠之心漸生。武備不修。坐安歲
月。而窮山絕島之夷。聞風遠來。致生他變。不可阻遏。
廢先朝世守之規。恐其一壞而難復。生後人無窮之
釁。恐其既開而難塞。職等再三思惟。委于事體有碍。
與浙江廣東所議。俱各相同。謹議。

記

慈谿縣新城建祠記

慈谿建邑。自唐永徽盛時。迨于開元。經營載成。地傍
東海。兵革罕至。歷宋建隆。皇祐。治平之朝。生聚教訓。

垂及千齡，土著之民，敦古好義，有勾踐之遺風焉。治安既久，生齒日繁，華采相勝，相沿而至今日，則文以盛質，以濟州閭鄉遂之民，孰有不談詩書，誦周孔，以文學名當世哉。尊虛文爲高致，鄙武事而不爲，蓋不但慈谿爲然也。則又烏聞有意外不常，干戈寇盜之事，足以戕民而爛溺者哉。嘉靖丙辰四月十有一日，海寇突至，殺掠焚毀，千有餘年之積，一旦蕩然。縣治皆爲焦土，先是海上聞有警報，邑人請於官，願築城爲預防計。異議者撓之，事以中阻，而不知其禍之至。

關之持異議者，其家被禍，獨略也。

此烈也。次年丁巳，犬司馬新安梅林胡公開督府于
武林之南，摠師十萬，指授羣帥，平賊于龕山，平賊于
乍浦，械麻葉，縛陳東，司空甬江趙公以監師再至，并
兵以擒徐海，始調軍資爲慈谿成城計，而梅翁又獨
力以擒汪直于岑港，渠魁咸殲，徒黨震懾，遠去而慈
谿城遂告完。蓋縣令靜山劉侯子延之所効成也。次

首衆耳

常兵津之勝其城易成居安則每不易成以捷之

年賊至屯于烈港，涉于青山磯，聞城中有備，不敢犯，
又屯于杜嶺之南湖，乘夜竊逃，而城中安堵如平時。
吾慈之民方太平無事時，自謂全安無恙，歷數百年

而如磐石也。豈望有一時之危亂哉。以其向者危亂無聊之亟也。而又豈望有今日之安復如昔日哉。以其向者之危亂。今日之安堵。而始悔其城之不蚤也。嗚呼晚矣。於是相率以言于劉侯。謀所以誌司馬公之德于不忘。惟是瀾湖之墟。湖山之陽。風氣所鍾。水潤土良。蓋司馬公所嘗駐節焉。而將以其祠祠公。瞻覩維新。儻容如在。使後來者之有所感而益勸。於是舉以無忘危亂也。侯曰吾志也。亟圖之。然先以聞於公。于是闔邑之民相率而涕洟且拜曰。夫父母之生

我也易。司馬梅公之保我也難。陟降高原。相度山川。昔人之劓縣也易。扶瘍救危。如楚丘之存亡衛焉。今日之成城也難。多難以廣志。殷憂以遠思。如勾踐之治國以保民。垂二十年而不改其初。則事之永久也。爲尤難。自今而後。有繼司馬公而來者。益以翁之心爲心。養士練兵。振揚威武。瘴海鯨波。永以寧謐。東南之民。庶其有賴乎。有繼劉侯而令吾邑者。益以侯之心爲心。撫疲困。招流移。內本強固。而外威是揚。吾邑之民。庶其有瘳乎。夫事固有先舉而後聞。以紓人之

急慰其情也、請之于公勿許也、其將奈之何、侯矍然曰是也、然子延何敢當哉、唯司馬公之德爲不可忘、于是立石于湖上、像公于新祠、書其事之始末、以示後人、而璋爲之記、城長一千六百丈、高二丈、下濶二丈二尺、上一丈六尺、城門四、水門二、敵臺二十八、窩舖二十七、俱全、郡守侯君見洲、前令柳君洞陽、咸重有力焉、